

东坡知登州故事⑤

苏轼问卦徐神翁

吴忠波

蓬莱海市，从来都是虚虚实实，幻中有真。元丰八年（1085）的那个夏秋，苏轼行进在北上登州的官道上。在路过泰州（今江苏省泰州市）的天庆观时，他问卦手持扫帚的那位道人，得到

八仙“神翁”指迷津

徐神翁本名徐守信，泰州海陵人，生于1032年，卒于1108年。他“十九岁入泰州海陵天庆观为道士，善占卜”。（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五二）。此人六七岁前不能说话，父母去世早，入天庆观后一直扫地、做饭、干杂役，籍籍无名。

据说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天台道士余元吉游方至天庆观，得怪病，浑身恶臭，别的道人都避之不及，徐守信却主动靠前，恭敬服侍。余元吉以“尿壶金丹”考验其诚心——所谓金丹，是从尿壶里取出的，还要是泡过尿的。这般恶作剧，摊上一般人都会嗤之以鼻，徐守信却连眼都不眨，一仰脖吞下。几年后，余元吉收徒传法，徐道士自然是不二人选。从此徐守信脱胎换骨，能谈人生死祸福，像能与天地通灵。但

兄长起落弟揪心

苏辙记此事的时候，苏轼已离开登州15年，经历大起大落，徐神翁可谓一语成谶。

苏辙为什么要记下此事？因背后有一段兄弟之间未曾明言的旧事。

《龙川略志》中载，苏辙也曾两次问卦徐神翁。元丰八年，苏辙自绩溪被召为校书郎，路过高邮，遇秦观。秦观正好要去见徐神翁，苏辙便托他代为问卦。徐神翁书《灵宝度人经》二句授之：“运当灭度，身经太阴。”

后来苏辙一路升迁，从校书郎到侍从再到门下侍郎，似乎应验了“运当灭度”——道家以灭度喻人死之后更生。之后七年，他接连遭贬，自门下侍郎谪知汝州，未至，徙筠州，又徙雷州、循州，自执政为散官，居岭南。其贬谪之路，似乎又应了“身经太阴”之语。

又一次，苏辙方赴袁州，过淮南，再派人找徐神翁问卦。神翁复书二句：“十遍转经，福德立至。”并对来说：“十，数也。过去十，见在十。”苏辙

州验朝证言成真

苏轼不是不听徐神翁的话，而是身不由己。他依命去了登州任上，正式履职五天，留下“一诗（《登州海市》）二状（《乞罢登州榷盐状》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）”的显绩。诏书到，召回京师，升任礼部郎中。命运给了他一个登州，垫了几块金砖，让他青云直上，然后又迅速撤下，收回，让他从高处重重摔下。

元祐年间，苏轼历任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位极人臣。但他没有忘记徐神翁，据《宋人轶事汇编》记载：

的回答居然戏剧化地判尽他的余生。

此道人徐神翁，曾是八仙之一。今天国人熟悉的八仙——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吕洞宾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张果老、曹国舅、韩湘子，早期组合并非如此。据《永

他依然操持旧业，每天打水、扫地，只是多了两样本事：一是占卜，二是背着葫芦卖药。

当给人占卜时，徐神翁从不直接说结果，只写“谶语”，以此示人，能否懂得其中深意，全凭人的悟性。

徐神翁在元、明两代，曾是八仙的正式成员。元杂剧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、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《风月锦囊》、明无名氏《贺升平群仙庆寿》等均有其名。

直到明中期吴元泰《东游记》成书，八仙才定型为今天的组合。《三教九流大观》一书指出，出于舞台效果，在八仙中添一女仙，就这样，“手捧莲花，出尘绝艳”的何仙姑登场，徐神翁渐入幕后。

元丰八年夏，苏轼自常州起复，赴任知登州，这是他仕途回暖的信号。

自解读十为运数：过去十年戊运多福，现在十年酉运多厄，酉运一过即转申运，“福德立至”终验。

苏辙自己深信徐神翁的占卜，但苏轼本来就不一定想去，极有可能是他促成了这场问卦。兄长的脾气，弟弟怎能不知。苏辙劝兄长，并非一日。

这里要说的苏辙劝兄，分登州任前和任朝中大员之后。

早在熙宁年间，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对新法多有讥刺，苏辙每封信都在劝：新法固然有弊，然君子和而不同，何至讥刺如刀？苏轼的回信往往从《诗经》的美刺传统，说到当今的言路壅塞，最后总要加一句“吾弟勿忧”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五月上旬，苏辙在筠州与兄轼离别时，“以慎于口舌相戒”。涵芬楼《说郛》载：“子由监筠州酒税，子瞻尝就见之，子由戒以口舌之祸。及饯之效外，不交一谈，唯指口以示之。”

经历登州至元祐更化，苏轼骤登高位，苏辙更是日夜忧心。在东府议事

“元祐时，苏轼知扬州，遣人往问字。神翁大书曰：‘泄慢堕地狱，祸及七祖。’”

这近乎诅咒式的警告，不知苏轼作何反应，但后来的事实是：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被贬惠州；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再贬儋州（今海南岛），几乎失去了所有——官职、俸禄、住所、亲友。徐神翁的话似乎完全应验。

徐神翁不止为苏氏兄弟占卜，笃信道教的宋哲宗曾亲赐紫服，授其

乐宫壁画中的八仙形象研究》载，始建于1247年的山西芮城永乐宫（纯阳万寿宫），有一幅元代壁画《八仙过海图》，图中没有何仙姑，而有一位北宋时的道人，就是苏轼曾问卦的徐神翁。

七月中出发，一路北上，八月途经泰州。

天庆观问卦徐神翁，此事苏轼本人没有留下文字。记录这事的是他的弟弟苏辙。“予兄子瞻自黄州起知登州，见而问之。曰：‘君无作官即善。’子瞻信之而不能用，其后果有岭南、海南之行。”

这段话只有四十字，苏轼是“见而问之”——主动前往拜见，而关键是苏辙的评语“子瞻信之而不能用。”苏轼信了，却做不到。

由苏东坡变回苏轼，他又怎舍得离开官场？士大夫立朝大节的抱负、家国天下的情怀，让他明知前路凶险，仍要走下去。出世与入世之间，他像一个钟摆，摆到这边就对那边耿耿于怀，摆到那边又对这边念念不忘。

时，见苏轼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，苏辙私下拉住兄长衣袖：“稍退一步何如？”苏轼正色道：“君子处世，当如竹箭之有筠，松柏之有心。”苏轼用《礼记》的话表明自己不能退让。

元祐年间，苏轼自杭州召还，路过润州时，曾笑指金山寺的签筒：“子由，你说这些竹片子真能知过去未来？”苏辙正色道：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原是为愚夫愚妇立法。”苏轼抚掌大笑：“知我者，子由也。”这样一个把神道设教看穿的人，怎么会在泰州，突然主动去叩问一个道士？

合理的推测是：他可能对兄长说，徐翁异人，往见之或有启悟——我劝你不听，去听听神仙的总行吧？

《龙川略志》问卦记录，为苏辙七十二岁所作，时隐居颍昌（今河南许昌）。他将兄长的磊落一生，用命数作解释，在笔记中说“公之出处（出入世），非偶然也”。我们从这薄页纸中，分明听见一个弟弟的叹息。

“圆通大师”称号。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哲宗因无子，遣使询问立嗣之事。徐神翁答以“上天已降嗣矣”，并书“吉人”二字。后来应验为徽宗赵佶——所谓“吉人”，合起来正是“佶”字。此事令徐神翁名声大振。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）赐号“虚静冲和先生”，三次召赴京师。大观二年（1108），徐神翁于上清储祥宫之道院解化（去世），享年七十六岁，赠太中大夫，葬泰州城东。他的占卜故事虽见于志书古籍，但真假已不可考。

扫帚神仙请就位

蓬莱仙境是“出神仙的地方”，老八仙的来龙去脉，也要追踪落籍。在道教修炼与传承方面，徐神翁成就斐然。他在泰州海陵天庆观传承神霄雷法，被神化后形成“徐神翁”信仰，包括人们对他写字、作诗占卜的崇信、对其画像的崇拜。

根据经书中有“神公受命，普扫不祥”之句，徐神翁的形象，常为手持扫帚。他为人治病，悬壶济世，与铁拐李一样，常背着药葫芦。徐神翁在泰州有北贞观和丹崖等炼丹之地，北贞观修建于宋徽宗时期以纪念他。传说他得道成仙后从仙桥飞升。

总之，苏轼问卦认可神翁能力也好，苏辙《龙川略志》记录训言也罢，道人“君无作官即善”，与溪叟“苦要作官去”（《蝶恋花·述怀》），其实一脉相承。实际上，汲取乌台诗案教训，苏轼不是不能作官，但只适宜作州府官，而不是朝中之官。倘若当初登州为官，不上朝廷，至告老还乡，说不定真能“成仙得道”，也是登州百姓之福呢！

烟台、蓬莱是八仙故里。有了新八仙，不忘老八仙。苏轼知登州虽短，却与这片山海有割不断的联系。千年以降，徐神翁与苏轼在泰州有过一场被苏辙记录的相遇。这就是苏轼与八仙人物的真实缘份。

突然想起马未都先生，他今年回乡在莱州大集上买的四把扫帚，已经在观复博物馆的猫亭“布阵”，说能“扫尽人间不平事，让你心中万里晴”。

如果蓬莱阁、三仙山或长岛、崆峒岛上，将徐神翁这段历史呈现出来——一位拿着扫帚的道人，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官员——苏轼问卦徐神翁的情景，或许能再造“普扫不祥”的形象。“君无作官即善”六个字，也会成为劝慰当下为官者，谨慎从政的箴言。

若在八仙宫里立一尊徐神翁像，旁边刻上这六个字，与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对照着看，便前后对仗，递进链接，毫不违和：人生天地间，本有条条大路，各自施展能耐，不必都往一条道上挤。海仍在那里，潮仍在那里，丹崖上的风，都会为“腾云驾雾”者送上一程。